資治通鑑/卷25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

► 卷二百五十九

起屠維作噩，盡重光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58卷

【唐紀七十四】 起屠維作噩，盡重光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龍紀元年（己酉，公元八八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巳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以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。

汴將龐師古拔宿遷，軍於呂梁。時溥逆戰，大敗，還保彭城。

壬子，蔡將郭璠殺申叢，送秦宗權於汴，告朱全忠云：「叢謀復立宗權。」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。

戊申，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，殺獲近萬人，行章僅以身免。楊晟懼，徙屯三交，行章屯濛陽，與建相持。

二月，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，斬於獨柳。京兆尹孫揆監刑，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：「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？但輸忠不效耳。」觀者皆笑。揆，逖之族孫也。

三月，加朱全忠兼中書令，進爵東平郡王。全忠既克蔡州，軍勢益盛。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，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，充忠武節度使，以陳州為治所。會犨有疾，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，表乞骸骨，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。未幾，犨薨。丙申，錢鏐拔蘇州，徐約亡入海而死。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。

夏，四月，賜陝虢軍號保義。

五月，甲辰，潤州制置使阮結卒，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。

李克用大發兵，遣李罕之、李存孝攻孟方立，六月，拔磁、洺二州。方立遣大將馬溉、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，戰於琉璃陂，方立兵大敗，二將皆為所擒，克用乘勝進攻邢州。方立性猜忌，諸將多怨，至是皆不為方立用，方立慚懼，飲藥死。弟攝洺州刺史遷，素得士心，眾奉之為留後，求援於朱全忠。全忠假道於魏博，羅弘信不許。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，間道入邢州共守。

楊行密圍宣州，城中食盡，人相啖，指揮使周進思據城困逐趙鍠。鍠將奔廣陵。田頵追擒之。未幾，城中執進思以降。行密入宣州，諸將爭取金帛，徐溫獨據米囷，為粥以食餓者。溫，朐山人也。鍠將宿松周本，勇冠軍中，行密獲而釋之，以為裨將。鍠既敗，左右皆散，惟李德誠從鍠不去，行密以宗女妻之。德誠，西華人也。行密表言於朝，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。朱全忠與趙鍠有舊，遣使求之。行密謀於袁襲，襲曰：「不若斬首以遺之。」行密從之。未幾，襲卒，行密哭之曰：「天不欲成吾大功邪，何為折吾股肱也！吾好寬，而襲每勸我以殺，此其所以不壽與！」

孫儒遣兵攻廬州，蔡儔以州降之。

朱珍拔蕭縣，據之，與時溥相拒，朱全忠欲自往臨之。珍命諸軍皆葺馬廄，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，軍吏責之，唐賓怒，見珍訴之。珍亦怒，以唐賓為無禮，拔劍斬之，遣騎白全忠，雲唐賓謀叛。淮南左司馬敬翔，恐全忠乘怒，倉猝處置違宜，故留使者，逮夜，然後從容白之，全忠果大驚。翔因為畫策，詐收唐賓妻子繫獄，遣騎往慰撫，全忠從之，軍中始安。秋，七月，全忠如蕭縣，未至，珍出迎，命武士執之，責以專殺而誅之。諸

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，全忠怒，以床擲之，乃退。丁未，至蕭縣，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。八月，丙子，全忠進攻時溥壁，會大雨，引兵還。

冬，十月，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。子師範，年十六，軍中推為留後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。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，充平盧節度使。蟾迎安潛至州，與之共討師範。

以給事中杜孺休為蘇州刺史，錢鏐不悅，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。

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。

十一月，上改名曄。

上將祀圜丘。故事，中尉、樞密皆衣癸衫侍從。僖宗之世，已具襴笏。至是，又令有司製法服，孔緯及諫官、禮官皆以為不可，上出手札諭之曰：「卿等所論至當。事有從權，勿以小瑕，遂妨大禮。」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。己酉，祀圜丘，赦天下。上在藩邸，素疾宦官，及即位，楊復恭恃援立功，所為多不法，上意不平。政事多謀於宰相，孔緯、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，抑宦者權。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。他日，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，孔緯曰：「陛下左右有將反者，況四方乎！」上矍然問之，緯指復恭曰：「復恭陛下家奴，乃肩輿造前殿，多養壯士為假子，使典禁兵，或為方鎮，非反而何！」復恭曰：「子壯士，欲以收士心，衛國家，豈反邪！」上曰：「卿欲衛國家，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？」復恭無以對。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，本姓胡，名弘立，勇冠六軍，人皆畏之。上欲討復恭，恐守立作亂，謂復恭：「朕欲得卿鬍子在左右。」復恭見守立於上，上賜姓名李順節，使掌六軍管鑰，不期年，擢至天武都頭，領鎮海節度使，俄加同平章事。及謝日，台吏申請班見百僚，孔緯判不集。順節至中書，色不悅。他日，語微及之，緯曰：「宰相師長百僚，於意安乎？」順節不敢復言。

朱全忠求領鹽鐵，孔緯獨執以為不可，謂進奏吏曰：「朱公須此職，非興兵不可！」全忠乃止。

田頵攻常州，為地道入城。中宵，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，遂虜之，以兵三萬戍常州。

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，擊孫儒。

十二月，甲子，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。行能奪還成都，行章退守眉州。壬申，行章請降於建。

戊寅，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，壬午，逐田頵，取常州，以劉建鋒守之。儒還廣陵，建鋒又逐成及，取潤州。

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，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。田令孜之弟過襄陽，巨容出金示之。及寓居成都，令孜求其方，不與，恨之，是歲，令孜殺巨容，滅其族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大順元年（庚戌，公元八九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子朔，群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；改元。

李克用急攻邢州，孟遷食竭力盡，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。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。

壬寅，王建攻邛州，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，助刺史毛湘守之，湘出戰，屢敗。楊儒登城，見建兵盛，歎曰：「唐祚盡矣！王公治眾，嚴而不殘，殆可以庇民乎！」遂帥所部出降。建養以為子，更其姓名曰王宗儒。乙巳，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，引兵還成都。琳，許州人也。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、郫、導江等縣，發城中民戶一丁，晝則穿重壕，采竹木，運磚石；夜則登城，擊柝巡警，無休息。

韋昭度營於唐橋，王建營於東闉門外。建事昭度甚謹。辛亥，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，建以有遷知州事。

汴將龐師古等眾號十萬。度淮，聲言救楊行密，攻下天長；壬子，下高郵。

二月，己未，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，建以元綽知州事。

乙丑，加朱全忠守中書令。

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，己巳，與孫儒戰於陵亭，師古兵敗而還。

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，乘虛襲據潤州。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，將攻常州。安仁義、劉威、田頵敗劉鋒於武進，敬言、仁義、威屯潤州。友，合肥人；威，慎縣人也。

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，克其東城。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，匡威將兵三萬赴之。丙子，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，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。會幽州軍至，克用引還。

時溥求救於河東，李克用遣其將石和將五百騎赴之。

李克用巡潞州，以供具不厚，怒昭義節度使李克修，詬而笞之。克修慚憤成疾，三月，薨。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為昭義留後。

賜宣歙軍號寧國，以楊行密為節度使。

夏，四月，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，附於時溥；朱全忠帥諸軍討之。溥出兵掠碭山，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，殺三千餘人，擒石君和。友裕，全忠之子也。

乙丑，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，戰敗，欲以蜀州降王建。敬瑄殺之，以徐公鉷代為蜀州刺史。丙寅，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於建。丙子，夔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於建。

赫連鐸、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。朱全忠亦上言：「克用終為國患，今因其敗，臣請帥汴、滑、孟三軍，與河北三鎮共除之。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。」

初，張濬因楊復恭以進，復恭中廢，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。及復恭再用事，深恨之。上知濬與復恭有隙，特親倚之。濬亦以功名為己任，每自比謝安、裴度。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，濬為都統判官。克用薄其為人，聞其作相，私謂詔使曰：「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，傾覆之士也。主上采其名而用之，他日交亂天下，必是人也。」濬聞而銜。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，濬曰：「陛下英睿如此，而中外制於強臣，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。」上問以當今所急，對曰：「莫若強兵以服天下。」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，至十萬人。

及全忠等請討克用，上命三省、御史台四品以上議之，以為不可者什六七，杜讓能、劉崇望亦以為不可。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，乃曰：「先帝再幸山南，沙陀所為也。臣常

慮其與河朔相表裡，致朝廷不能制。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，此千載一時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，旬月可平。失今不取，後悔無及。」孔緯曰：「濬言是也。」復恭曰：「先朝播遷，雖藩鎮跋扈，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。今宗廟甫安，不宜更造兵端。」上曰：「克用有興復大功，今乘其危而攻之，天下其謂我何？」緯曰：「陛下所言，一時之體也；張濬所言，萬世之利也。昨計用兵、饋運、犒賞之費，一二年間未至匱乏，在陛下斷志行之耳。」上以二相言葉，俛俯從之，曰：「茲事今付卿二人，無貽朕羞！」五月，詔削奪克用官爵、屬籍，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宜慰使，京兆尹孫揆副之，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，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，王鎔為東面招討使，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，赫連鐸副之。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，徽曰：「國家以喪亂之餘，欲為英武之舉，橫挑強寇，離諸侯心，吾見其顛沛也！」遂以衰疾固辭。徽，僧孺之孫也。

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。潞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，且死非其罪，潞人憐之，由是將士離心。初，潞人叛孟氏，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。及孟遷以邢、洺、磁州歸李克用，克用寵任之，以遷為軍城都虞候，群從皆補右職，居受等鹹怨且懼。昭義有精兵，號「後院將」。克用既得三州，將圖河朔，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，潞人惜之。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，至銅鞮，霸劫其眾以叛，循山而南，至於沁水，眾已三千人。李元審擊之，為霸所傷，歸於潞。庚子，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，安居受帥其黨作亂，攻而焚之，克恭、元審皆死。眾推居受為留後，附於朱全忠。居受使召馮霸，不至。居受懼，出走，為野人所殺。霸引兵入潞，自為留後。

時朝廷方討克用，聞克恭死，朝臣皆賀。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，權知留後。克用遣康君立、李存孝將兵圍之。

壬子，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、寧、鄜、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，上御安喜樓餞之。濬屏左右言於上曰：「俟臣先除外憂，然後為陛下除內患。」楊復恭竊聽，聞之。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板，復恭屬濬酒，濬辭以醉，復恭戲之曰：「相公杖鉞專征，作態邪？」濬曰：「俟平賊還，方見作態耳！」復恭益忌之。癸丑，削奪李罕之官爵。六月，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，充招討副使。

丁巳，茂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，己未，王建擊斬之。辛酉，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，舉城降建。

孫儒求好於朱全忠，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。未幾，全忠殺其使者，遂復為仇敵。

光啟末，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玫，自稱留後，求旌節，朝廷未許。至是，王鎔、羅弘信因張濬用兵，為之請，乃以彥威為義昌節度使。

張濬會宣武、鎮國、靜難、鳳翔、保大、定難諸軍於晉州。

更命義成軍曰宣義。辛未，以朱全忠為宣武、宣義節度使。全忠以方有事徐、楊，徵兵遣戍，殊為遼闊，乃辭宣義，請以胡真為節度使，從之。然後賦出入，皆制於全忠，一如巡屬。及胡真入為統軍，竟以全忠為兩鎮節度使，罷淮南不領焉。

秋，七月，官軍至陰地關，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，潛自壺關夜抵潞州，犯圍入城。又遣別將李讜、李重胤、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，又遣張全義、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，為從周應援。季筠，下邑人也。全忠奏：「臣已遣兵守潞州，請孫揆赴鎮。」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，分兵二千，使揆將之趣潞州。八月，乙丑，揆發晉州，李存孝聞之，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。揆建牙杖節，褒衣大蓋，擁眾而行。存孝突出，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范、牙兵五百餘人，追擊餘眾於刁黃嶺，盡殺之。存孝械揆及歸范，絲斥以素練，徇於潞州城下曰：「朝廷以孫尚書為潞帥，命韓天使賜旌節，葛僕射可速歸大梁，令尚書視事。」遂絲斥以獻於克用。克用囚之，既而使人誘之，欲以為河東副使。揆曰：「吾天子大臣，兵敗而死，分也，豈能伏事鎮使邪！」克用怒，命以鋸鋸之，鋸不能入。揆罵曰：「死狗奴！鋸人當用板夾，汝豈知邪！」乃以板夾之，至死，罵不絕聲。

丙寅，孫儒攻潤州。

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，錢鏐密使沈粲害之。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，粲歸杭州。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，粲奔孫儒。

王建退屯漢州。

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，置征督院，逼以桎梏棰楚，使各自佔。凡有財者如匿贓、虛占，急征，鹹不聊生。

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，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。

九月，壬寅，朱全忠軍於河陽。汴軍之初圍澤州也，呼李罕之曰：「相公每恃河東，輕絕當道。今張相公圍太原，葛僕射入潞府，旬日之間，沙陀無穴自藏，相公何路求生邪！」及李存孝至，選精騎五百，繞汴寨呼曰：「我，沙陀之求穴者也，欲得爾肉以飽士卒，可令肥者出鬥！」汴將鄧季筠，亦驍將也，引兵出戰，存孝生擒之。是夕，李讜、李重胤收眾遁去，存孝、罕之隨而擊之，至馬牢山，大破之，斬獲萬計，追至懷州而還。存孝復引兵攻潞州，葛從周、朱崇節棄潞州而歸。戊申，全忠庭責諸將橈之罪，斬李讜、李重胤而還。

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。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，當鎮昭義，而君立得之，憤恚不食者數日，縱意刑殺，始有叛克用之志。李匡威攻蔚州，虜其刺史邢善益，赫連鐸引吐蕃、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平，殺其軍使劉鬍子。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，不勝；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，遂破之。克用以大軍繼其後，匡威、鐸皆敗走，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婿，俘斬萬計。

李嗣源性謹重廉儉，諸將相會，各自詫勇略，嗣源獨默然，徐曰：「諸君喜以口擊賊，嗣源但以手擊賊耳。」眾慚而止。

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。閏月，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，殺行周，遂圍蘇州。

邛州刺史毛湘，本田令孜親吏，王建攻之急，食盡，救兵不至。壬戌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：「吾不忍負田軍容，吏民何罪！爾可持吾頭歸王建。」乃沐浴以俟刃。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，士民皆泣。甲戌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，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。繕完城隍，撫安夷獠，經營蜀、雅。冬，十月，癸未朔，建引兵還成都，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鉞，舉城降建。

乙酉，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，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，羅弘信不許，又請於鎮，鎮人亦不許。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。

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，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。

官軍出陰地關，遊兵至於汾州。李克用遣薛志勤、李承嗣將騎三千營於洪洞，李存孝將

兵五千營於趙城。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，存孝知之，設伏以待之。建兵不利，靜難、鳳翔之兵不戰而走，禁軍自潰。河東兵乘勝逐北，抵晉州西門。張濬出戰，又敗，官軍死者近三千人。靜難、鳳翔、保大、定難之軍先渡河西歸，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，與韓建閉城拒守，自是不敢復出。存孝引兵攻絳州，十一月，刺史張行恭棄城走。存孝進攻晉州，三日，與其眾謀曰：「張濬宰相，俘之無益；天子禁兵，不宜加害。」乃退五十里而軍；濬、建自含口遁去。存孝取晉、絳二州，大掠慈、隰之境。先是，克用遣韓歸范歸朝，附表訟冤，言：「臣父子三代，受恩四朝，破龐勳，翦黃巢，黜襄王，存易定，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，佩白玉之璽，未必非臣之力也。若以攻雲州為臣罪，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，朱全忠之侵徐、鄆，何獨不討？賞彼誅此，臣豈無辭！且朝廷當阽危之時，則譽臣為韓、彭、伊、呂；及既安之後，則罵臣為戎、羯、胡、夷。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，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！況臣果有大罪，六師征之，自有典刑，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！今張濬既出帥，則固難束手，已集蕃、漢兵五十萬，欲直抵蒲、潼，與濬格鬥；若其不勝，甘從削奪。不然，方且輕騎叩閽，頓首丹陛，訴奸回於陛下之宸座，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，然後自拘司敗，恭俟鈇鉞。」表至，濬已敗，朝廷震恐。濬與韓建逾王屋至河陽，撤民屋為筏以濟河，師徒失亡殆盡。是役也，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；及濬至晉州，全忠方連兵徐、鄆，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。行營乃求兵糧於鎮、魏，鎮、魏倚河東為扞蔽，皆不出兵；惟華、邠、鳳翔、鄜、夏之兵會之。兵未交而孫揆被擒，幽、雲俱敗，楊復恭復從中沮之，故濬軍望風自潰。

十二月，己丑，孫儒拔蘇州，殺李友。安仁義等聞之，焚潤廬舍，夜遁。儒使沈粲守蘇州，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。

辛丑，汴將丁會、葛從周擊魏，渡河，取黎陽、臨河，龐師古、霍存下淇門、衛縣，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。

是歲，置升州於上元縣，以張雄為刺史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大順二年（辛亥，公元八九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羅弘信軍於內黃。丙辰，朱全忠擊之，五戰皆捷，到永定橋，斬首萬餘級。弘信懼，遣使厚幣請和。全忠命止焚掠，歸其俘，還軍河上。魏博自是服於汴。

庚申，制以太保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孔緯為荊南節度使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張濬為

鄂岳觀察使。以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，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昭緯，慎由從子；彥若，商之子也。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，斬其旌節，資裝俱盡，緯僅能自免。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：「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，邀自己一時之功，知臣與朱溫深仇，私相連結。臣今身無官爵，名是罪人，不敢歸陛下籓方，且欲於河中寄寓，進退行止，伏俟指麾。」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，張濬連州刺史。賜克用詔，悉復其官爵，使歸晉陽。孫儒盡舉淮、蔡之兵濟江，癸酉，自潤州轉戰而南，田頵、安仁義屢敗退，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。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，行密守備尚未固，眾心危懼，夜，使其將合肥台濛將五百人屯溪西；濛使士卒傳呼，往返數四，從立以為大眾繼至，遽引去。儒前軍至溧水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。神福陽退以示怯，儒軍不設備，神福夜帥精兵襲之，俘斬千人。

二月，加李克用守中書令，復李罕之官爵；再貶張濬繡州司戶。

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，三年不能克，饋運不繼，朝議欲息兵。三月，乙亥，制復敬瑄官爵，令顧彥朗、王建各帥眾歸鎮。

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攻棣州刺史張蟾，弘引兵還攻師池，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，曰：「師範童騃，不堪重任，願得避位，使保首領，公之仁也。」弘以師範年少，信之，不設備。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：「汝能殺弘，吾以汝為大將。」弘入城，師範伏甲而享之，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。師範慰諭士卒，厚賞重誓，自將以攻棣州，執張蟾，斬之。崔安潛逃歸京師。師範以鄩為馬步副都指揮使。詔以師範為平盧節度使。師範和謹好學，每本縣令到官，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；令不敢當，師範命客將挾持，令坐於聽事，自稱「百姓王師範」，拜之於庭。僚佐或諫，師範曰：「吾敬桑梓，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。」

張濬至藍田，逃奔華州依韓建，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。全忠上表為緯、濬訟冤，朝廷不得已，並聽自便。緯至商州而還，亦寓居華州。

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，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。知建懼，奔青州，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。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，過鄆州。朱瑄與克用方睦，伏兵河上，斬之，傳首晉陽。

夏，四月，有彗星見於三台，東行入太微，長十丈餘。甲申，赦天下。

成都城中乏食，棄兒滿路。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，邏者得之，以白韋昭度，昭度曰：「滿城饑甚，忍不救之！」釋勿問。亦有白陳敬瑄者，敬瑄曰：「吾恨無術以救餓者，彼能如是，勿禁也。」由是販者浸多，然所致不過斗升，截筒，逕寸半，深五分，量米而鬻之，每筒百餘錢，餓殍狼籍。軍民強弱相陵，將吏斬之不能禁；乃更為酷法，或斷腰，或斜劈，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。人耳目既熟，不以為懼。吏民日窘，多謀出降，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，慘毒備至。內外都指揮使、眉州刺史成都徐耕，性仁恕，所全活數千人。田令孜曰：「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，有異志邪？」耕懼，夜，取俘囚戮於市。

王建見罷兵制書，曰：「大功垂成，奈何棄之！」謀於周庠，庠勸建請韋公還朝，獨攻成都，克而有之。建表稱：「陳敬瑄、田令孜罪不可赦，願畢命以圖成功。」昭度無如之何，由是未能東還。建說昭度曰：「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，此腹心之疾也，相公宜早歸廟堂，與天子謀之。敬瑄，疥癬耳，當以日月制之，責建，可辦也！」昭度猶豫未決。庚子，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，臠食之，雲其盜軍糧。昭度大懼，遽稱疾，以印節授建，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，即日東還。建送至新都，跪觴馬前，泣拜而別。昭度甫出劍門，即以兵守之，不復內東軍。昭度至京師，除東都留守。建急攻成都，環城烽塹亙五十里。有狗屠王鷂，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，使上下離心，建遣之。鷂入見陳敬瑄、田令孜，則言「建兵疲食盡，將遁矣」，出則鬻茶於市，陰為吏民稱建英武，兵勢強盛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眾心危懼。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，敬瑄以為將，使乘城，既而復以詐得歸。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，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，更姓名曰王宗渥。

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。

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，敗其兵於河上，進圍雲州。

楊行密遣其將劉威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於黃池，威等大敗。延壽，舒城人也。孫儒軍於黃池，五月，大水，諸營皆沒，乃還揚州，使其將康昨據和州，安景思據滁州。

丙午，立皇子祐為德王。

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、滁，康昨降，安景思走。

秋，七月，李克用急攻雲州，赫連鐸食盡，奔吐谷渾部，既而歸於幽州。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。

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。儒恃其兵強，欲先滅行密，後敵全忠，移牒籓鎮，數行密、全忠之罪，且曰：「俟平宣、汴，當引兵入朝，除君側之惡。」於是悉焚揚州廬舍，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，殺老弱以充食。行密將張訓、李德誠潛入揚州，滅餘火，得谷數十萬斛以賑饑民。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，訓以行密之命饋之，諫由是德行密。

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，克用從之。八月，克用南巡澤潞，遂涉懷孟之境。

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，克其外城。

乙未，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，楊行密引兵拒之。儒圍其寨，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，破寨，拔行密出之。

王建攻陳敬瑄益急，敬瑄出戰輒敗，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。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，建以兵據新都，彭州道絕。敬瑄出，慰勉士卒，皆不應。辛丑，田令孜登城謂建曰：「老夫向於公甚厚，何見困如是？」建曰：「父子之恩豈敢忘！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，不得不然。倘太師改圖，建復何求！」是夕，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，將士皆呼萬歲。建泣謝，請復為父子如初。先是，建常誘其將士曰：「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，一朝得之，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，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為之耳！」壬寅，敬瑄開城迎建。建署其將張勍為馬步斬斫使，使先入城。乃謂將士曰：「吾與汝曹三年百戰，今始得城，汝曹不憂不富忠，慎勿焚掠坊市。吾已委張勍護之矣，彼幸執而白我，我猶得赦之；若先斬而後白，吾亦不能救也！」既而士卒有犯令者，勍執百餘人，皆捶其胸而殺之，積屍於市，眾莫敢犯。故時人謂勍為「張打胸」。癸卯，建入城，自稱西川留後。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，牙司止之，武怒曰：「司徒許我迭日為節度使；上馬何為！」建密遣人刺殺之。

初，陳敬瑄之拒朝命也，田信孜欲盜其軍政，謂敬瑄曰：「三兄尊重，軍務煩勞，不若盡以相付，日具記事咨呈，兄但高居自逸而已。」敬瑄素無智能，忻然許之。自是軍事皆不由己，以至於亡。建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，使隨陶之官，明年，罷歸，寓居新津，以一縣租賦贍之。

癸丑，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，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完阮，謝從本曰王宗本。陳敬瑄將佐有器干者，建皆禮而用之。

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、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，專制朝政，諸假子皆為節度使、刺史，又養宦官子六百人，皆為監軍。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、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，上表訕薄朝廷。上舅瑰求節度使，上訪於復恭，復恭以為不可。瑰怒，詬之。瑰出入禁中，頗用事，復恭惡之，奏以為黔南節度使。至吉柏津，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，宗族賓客皆死，以舟敗聞。上知復恭所為，深恨之。李順節既寵貴，與復恭爭權，盡以復恭陰事告上，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，復恭慍懟，不肯行，稱疾，求致仕。九月，乙卯，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，賜以幾杖。使者致詔命還，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。

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。

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，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。

冬，十月，壬午，宿州刺史張筠降於丁會。

癸未，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；甲申，廢永平軍。建既得西川，留心政事，容納直言，好施樂士，用人各盡其才，謙恭儉素；然多忌好殺，諸將有功名者，多因事誅之。

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，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，數往省之。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，乙酉，上御安喜門，陳兵自衛，命天威都將李順節、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。張綰帥家眾拒戰，守信引兵助之，順節等不能克。丙戌，禁兵守含光門，俟其開，欲出掠兩市，遇劉崇望，立馬諭之曰：「天子親在街東督戰，汝曹皆宿衛之士，當於樓前殺賊立功，勿貪小利，自取惡名。」眾皆曰：「諾。」遂從崇望而東。守信之眾望見兵來，遂潰走。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，趣興元，永安都頭權安追之，擒張綰，斬之。復恭至興元，楊守亮、楊守忠、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，以討李順節為名。守厚，亦復恭假子也。

李克用攻王鎔，大破鎮兵於龍尾崗，斬獲萬計，遂拔臨城，攻元氏、柏鄉；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。克用大掠而還，軍於邢州。

十一月，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，降於朱全忠。

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。

乙丑，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千降於朱全忠。知俊，沛人，徐之驍將也。溥軍自是不振。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。

辛未，壽州將劉弘酆惡孫儒殘暴，舉州降朱全忠。

十二月，乙酉，汴將丁會、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，大破之，殺獲殆盡，瑾單騎走免。

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，出入常以兵自隨。兩軍中尉劉景宣、西門君遂惡之，白上，恐其作亂。戊子，二人以詔召順節，順節入至銀台門，二人邀順節於仗捨坐語，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，從者大噪而出。於是天威、捧日、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，至暮乃定，百官表賀。

孫儒焚掠蘇、常，引兵逼宣州，錢鏐復遣兵據蘇州。儒屢破楊行密之兵，旌旗輜重亙百餘里。行密求救於錢鏐，鏐以兵食助之。

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，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。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，奪其旌節，發兵攻梓州。癸卯，彥暉求救於王建；甲辰，建遣其將華洪、李簡、王宗侃、王宗弼救東川。建密謂諸將曰：「爾等破賊，彥暉必犒師，汝曹於行營報宴，因而執之，無煩再舉。」宗侃破守厚七砦，守厚走歸綿州。彥暉具犒禮，諸將報宴，宗弼以建謀告之，彥暉乃以疾辭。

初，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，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，詔以行襲為昭信防禦使，治金州。楊守亮欲自金、商襲京師，行襲逆擊，大破之。

是歲，賜涇原軍號曰彰義，增領渭、武二州。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，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，欲授以軍政，未至而巖卒。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，發兵拒潮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